

西施非越女,亦非间谍

□ 冯士彦

观点

古典美人之最,公认是春秋的西施。未经选美投票,凭“沉鱼落雁”传说,而获千年定评。

西施到底是越之诸暨人,还是萧山?是苎萝山打柴鬻薪为业,还是在溪流浣纱洗衣为生?随着旅游文化日渐兴盛,西施研究专家,多年争论不休,口水仗打得热火朝天。

有一种观点,否定西施是越女。如俞志慧先生认为:吴王夫差被俘自杀,在公元前473年,至东汉后期(公元200年前后),漫长670年中,中国北方,未见西施是越女的记载。(见《光明日报》2013年11月4日第15版,俞志慧著《勾践献给吴王的不是西施》)确非无稽之谈、空穴来风。

从夫差之死(公元前473年),上推至管仲之死(公元前645年),有172年。中原诸子——管仲、庄周、慎到、韩非等人笔下,都将毛嫱、西施并称,似乎并列“冠军”。只是西施被提名的频率,比毛嫱要高。有西施是越女的记载吗?确实没有。那西施是哪国人呢?中原人,还是齐鲁、豫人?到吴、越争霸时,西施至少也要150岁以上,地道的白发魔女了。

根据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,勾践请求缔结盟约,一个嫡亲女儿,到吴王宫里拿扫把打扫,在王宫里充数;一个嫡亲儿子,捧着水盆,随在近臣之后,到吴王宫里当差。

再根据《国语·越语》记载,敝国国君派贱臣文种,向天王报告,请允许勾践的女儿做天王的女奴,越大夫的女儿做吴大夫的女奴,越国士的女儿做吴国士的女奴。越国的宝器全部奉送,勾践率

领越民,跟从天王部队后面,听命效劳。

据此,倘无过硬新证,谁会不信吴、越史料,而去相信东汉赵晔著《吴越春秋》始见的越女西施?进吴宫做奴婢的,是勾践的儿子、女儿。西施何来?缺乏戏说,或确凿考证。

西施根本不存在吗?否。西施肯定是存在的,在北方,不在吴越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认为,万物有其存在的形态和理由,譬如丑陋麻风女,西施大美人;毛嫱与西施,谁见谁喜爱,但是鱼见则沉水躲,鸟见则高飞逸。美色的标准,不一样,不统一。《庄子·天运》载“东施效颦”,学西施的病态美,丑八怪吓退众乡亲。庄周作了文学、美学、哲学的创新,从来没有遭受质疑、否定。

除上文提及的管仲等高士,还有同是文化大师的孟子、荀子、尸子、屈原……仿佛经过协商,几乎异口同声,或先或后,承认西施可以作他们理想和信念的形象代表。

西施得到春秋战国诸子如此众多的大腕、权威首肯,荣膺美丽冠军,民望所归,是无可动摇的。

鲁迅批“女人祸水论”,坚决、彻底否认“西施沼吴”。

我认为,西施不是做间谍的材料,怎么也轮不到她做间谍,以至悲壮喋血。西施习于砍柴、浣纱,不知道她识得几个字。墨子说她死于美丽罪,倒是可信。美丽,可以成为西施捐躯的罪名!

后世小说家、戏剧家,极有可能,从墨子记载的美丽西施被沉江溺亡的史实,演绎而成范蠡物色、培训西施,护送西施入吴,顶

多几百里路,竟走了三年,使西施怀孕生子,灭吴时范蠡再得西施,好生保护西施,泛舟五湖远遁;或者,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,西施被嫉妒得要死、残忍得要命的勾践,装进皮袋祭奠了伍子胥……或者浪漫喜剧,或者泣血悲剧。比如西施浣纱,见于金、元杂剧,到昆曲《浣纱记》唱遍天下,已经是明朝梁辰鱼的剧本了。

我们不妨一厢情愿,继续煽情、造理、假设,西施若真是“美人计”诱饵主角,她学宫廷礼仪、语言、步态、妆饰,经三年训练。可是,做间谍,她尚无资格。孙武用间,有五种间谍:因间、内间、反间、死间、生间。西施胜任哪一种间谍呢?想象再丰富的天才,竟未留点墨,无片言只字。

西施入吴宫,如鸟入笼,兽入槛。西施已然是吴王爱妃、暴君宠物,为夫差侍辇、侍宴、侍寝。日升月落,肌肤相亲,呼吸相随,寻欢作乐,歌舞升平,陪伴左右,亦步亦趋,形影不离,休戚与共。她非强势女侠,而是凌波女神。西施,一个美人儿,与夫差、勾践、范蠡,三个须眉男儿,霸王贤相,演绎出吴越春秋美丽的血色史剧。西施故事,不知新时代是否还会有新的演绎。

春秋丽人中,桃花夫人息妫,沉默的反抗,捍卫人格尊严。恐怕只有息妫,才可无愧媲美于不是越女不是间谍的西施。西施更不是染缸,西施为权力无辜殒命殉身,死亡才是她的自由归宿。

西施,不意活成了中华古代美女形象的最高典型。

西施,纯洁善良,美德之殇,悲剧之冠。

博物记趣——

面白秋野篇



香鼬 姜建华 摄

繁花与城市

□ 李竹云

抒怀

“花都水城,浪漫武进”,这是一座弥漫花香的城市。车水马龙的马路边,浓密茂盛的绿化区,碧波粼粼的池塘中,曲径通幽的小路旁,五颜六色的花朵或挂在树梢,或藏于枝间,或贴在地面,或立于水里。春夏秋冬的街道,嗅的是花的气息,闻的是花的芳香,见的是花的美丽。

伴随着三月红梅报春,一个接一个翩翩而来,浅浅的笑意,盈盈的绽放。连翘、玉兰、榆叶梅、樱花、海棠、紫荆花、杜鹃、蔷薇、月季花……映入眼帘的是应接不暇的万般娇媚,欣赏不够的是五彩缤纷的千般变幻。

花团锦簇的春天,樱花渲染的街道,是最美最浪漫的妆容,花期虽短,但印象深刻。轻柔曼舞的粉白单瓣,大片大片宛如白雪,脱俗飘逸。层层叠叠的粉红花瓣,一簇一簇好像云霞,热情似火。无意间,才发现路边、绿化带、小区,原来到处都是樱花的不期而遇。猛一抬头,便能看到它的浅笑嫣然,路过走过,忍不住想摸摸它的柔软细腻。花潮涌现,道边连成一排的樱花灿烂,一团团,一簇簇,轰轰烈烈,看起来像花的海洋,不知不觉便沉浸在樱花散发的气息里,享受在人间最美四月天的感慨中。

纤细的腰身,窈窕淑女般的动人,垂丝海棠踏着轻盈的舞步,缓缓拉开了道路两旁的诗意大幕,手拉手,肩并肩,如倒挂的金钟,花骨朵害羞的红晕,花瓣盛开的粉嫩,呈现出的是浓妆淡抹相宜的清新靓丽,街道因它而变得唯美迷人。花枝下经过,一阵清风徐来,花瓣飘洒身上,落在地上,宛如天女散花般的轻柔美妙。

人间四月芳菲尽,闪亮登场

的月季,用姹紫嫣红迎来了夏日,大红、粉红、玫红、淡黄、桔黄、纯白、乳白、粉白……有绿化带的地方,就能邂逅绚烂绽放的美丽。公园、道路中间的隔离带,道路两旁,成片地开放,成排的组合,交相辉映,各领风骚。像牡丹,像玫瑰,更有自己的个性,端庄大气,热情奔放,饱满丰盈,娇艳欲滴,形成了城市市花特有的景观带。

临主街道边水景公园的一池荷塘,妙笔绘制,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如画盛景,惊艳了眼眸,震撼了人心,成为夏日街道最有意境的一处胜地。

常武路中间的两排紫薇花,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白的,一树树垂垂累累的花朵,用它长达百日的艳丽,搭建起了街道浪漫唯美的紫薇花廊,招手相迎来往行人的穿过。大街小巷的古树新枝,蓦然一瞥,便是一丛丛耀眼的惊喜。

没有艳丽的色彩,没有妖娆的风姿,一树树,一排排,只是淡淡的黄或橙黄,小小的米粒似的,星星般地藏在叶间。那沁入心脾的缕缕清香弥漫街道,浓郁而悠长,这是桂花独有的品质和暗香,正是“一年秋意浓,十里桂花香”。

萧瑟的寒风中,不仅仅是冰清玉洁黄梅的冷艳孤傲,迎寒而绽是山茶的等候。秋高气爽时节打起的花骨朵,冰雪纷纷的季节,红的浓烈,粉的娇媚,白的纯净,盛开的山茶花,让城市冬的色彩依旧温馨烂漫。

似锦的繁花,四季优雅地与城市一起浪漫成长。走在武进城市街道,仿佛走进了百花园,整个人便也清爽起来了。人与自然的和谐,城市的浪漫气息便在不经意间的一瞥中,深深地感染与共鸣。

无花果树

□ 虞红霞

记录

儿时,在我家东墙外有一大片菜地,菜地的四周有高大的杨树,青青的翠竹,篱笆墙上开有紫色花的木槿,靠近篱笆处还有一棵无花果树,枝繁叶茂,灰褐色树身,枝条直立而粗壮,硕大丰厚的叶片密密麻麻拥挤着,绿得纯正,绿得充满了希望。这是一棵美丽的无花果树!

春天,无花果树一派喜气洋洋的青翠,不由让人想起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。阳光在叶片上欢快舞蹈,鸟雀在稠密的枝叶间穿梭、蹦跳着,叽叽喳喳、啾啾啾啾,像一群玩捉迷藏的活泼欢快的孩子。

春风习习,摇啊摇,摇着那手掌般的叶片,摇着那鸟雀的鸣叫,摇出了童年的欢乐……

夏天,无花果树更翠绿了,绿得庄重肃穆。它毫不畏惧酷热,高举那如伞的华盖,与火焰般的阳光争锋,为人们赢来一片阴凉。祖母时常坐在无花果树下,择菜、吃早饭、洗衣服、搓麻绳……我们在一旁玩耍,打枪战、跳皮筋、玩弹珠、滚铁

环,看蚂蚁搬运食物。玩累了,仰望树冠,核桃大小的碧绿果实缀满了枝头,光滑的表皮绿得可爱,有的已经微微泛红。小狗儿趴在树下,吐出红红的舌头,不时有粉蝶扑过来,飞入菜花无处寻,一只小蜘蛛垂下一根线,正沿着蛛丝快速地爬,风儿吹过,它便抱着线儿在空中荡秋千。

月明星稀的夏夜,微风吹拂,叶片婆娑,发出细细碎碎的沙沙声,很有“高枝低枝风,千叶万叶声”的美妙。月华溶溶,我们闲坐在无花果树下乘凉,丝丝凉意从叶缝间浮漾而来,祖母摇着蒲扇,给我们讲《牛郎织女》《嫦娥奔月》《半把剪刀》等故事,会觉得真的是临着清池了,心里顿觉一片清凉。

入秋了,无花果子成熟了,小巧玲珑。有的鲜红如火,有的紫红中泛着青色,有的咧开了嘴,露出红润的果肉。男孩子馋地一下就爬上了树,呼朋引伴,边吃边摘,就像倒挂金钩的猴子。站在树下的女孩们便着急了,催着他们扔下果子来,尝个

鲜。啊,多么甜润的果子,绵软、清香、无核。

祖母把成熟的无花果摘下,总是很慷慨地与邻里分享果树的美好。谁想一饱口福了,无需打招呼可随意采摘。

村里有位孤寡老人,牙齿都脱落了,就喜欢吃软甜的无花果。每年收获季节,祖母总要特地给她送去一大塑料袋子饱满光润的无花果。老人家感激地笑着,不住地说:“多好的人啊!多好的人啊!”

冬天,寒风肆虐,寒气逼人,天地万物一派萧飒。花草树木都已枯败零落,而无花果树粗壮结实的身躯岿然挺拔,显示着一种不可摧折的傲然风骨。那卸去绿叶的枝枝桠桠恰似铜枝铁干,饱满又坚挺,直指苍茫的天空。雪花飞舞,大雪压枝枝更挺,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,它的内心盈满了春天的希望。

这是一棵多么美丽的无花果树啊,它生机勃勃,充满了灵动,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无限趣味。